

尚書精義卷三十九

宋 黃倫 撰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無垢曰序言營洛既成遷此頑民故周公以王命誥之也嗚呼先王之道忠厚而已矣周公之視人也如吾親骨肉况此頑民皆商之士大夫特以懷舊君不暇顧其他耳其心亦可嘉也為計當以漸不當求速漸磨勸諭使知周之取天下非以為利乃順乎天而應乎人耳事久而定定則是非明白矣此周公所以

日俟其悔悟耳 又曰序言頑民書云多士孔子書其惡所以見周家之忠厚周公稱其官所以見頑民之為士大夫深味孔子之意則周之德愈見徒言頑民則不足以見殷之賢士徒言多士則不足以見周之德量是序與書蓋相為表裏也

呂氏曰謂之頑民者何故大抵心在一處不知天命消息盈虛之理便是頑多士一篇多說箇天命至公之理以廓大殷多士志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無垢曰此三月是成王宅洛即政來歲之三月也何以知之去歲二月營洛今歲三月洛邑既成所以遷商民于此爾殷遺多士者以言爾等士大夫皆商之遺民也爾等知所以止乎以商紂虐民違天天所不恤旻天以閔恤為事旻天且弗恤矣况天下乎詩序旻閔也舜得罪于父母號泣于旻天者以旻天最為

易動也。旻天既不恤，所以大降喪。亡于殷，天以我周能奉承天命，故天下民心皆歸于我。我體天心以從事，所以將天明威以伐紂，致王者之罰。以德而不以力，乃黜殷紂而誅之，使不得居天位。而我所以為此舉者，非有他也。天帝以伐殷事付我，我則勤行此舉，以終天帝之意耳。

張氏曰：命有德天之明也，討有罪天之威也。天雖有明威而將之者在人，蓋天非人不因故也。我有周之伐紂，非出于一人之妄意也。上則將天之威，下則致

王之罰，所以勅正殷命而告終于帝也。終者言天祿之永終也。殷命至此而終，則周之受命可知矣。

呂氏曰：所將之威是天之威，不是周之罰；是王之罰，在上為天，在下為王，都是至公無偏之理。自天言之，謂之天威；自人言之，謂之王罰。名字不同，其理則一。若私已用威，便是人威，不是天威；若私已用罰，便是人罰，不是天罰。先說殷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皆無非天。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

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無垢曰紂非特天不與帝亦不與天帝一也天言定
體帝言造化日月星辰天也執禍福之柄以應善惡
者帝也夫為人君得罪于天又得罪于上帝其何以
王天下乎欲知天帝之與不與當自民觀之民秉持
我以為依賴為愛我以為父母則天帝之與我可知
矣夫秉為之心當歸于紂今乃在周則天帝之黜商
與周亦皎然矣天之明善威惡如此其可忽哉
呂氏曰周固無心于求天天自左右輔翼周固不得

不去討紂我何嘗敢求位惟順天公理不得不如此
當時頑民染惡之久都去私意上看都不知天命廢
興之常理將謂周是仇讎有意去取他周之文武無
此心惟殷民有此心見得周雖無心似有心雖不求
似有求此周公所為以天命至公不容已之理開他
私心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厥惟廢元命降
致罰

無垢曰上言惟帝不畀故今言上帝之心上帝之心如何為人君者措民于安逸之地不以濫刑酷罰暴賦橫斂以困之則合上帝之心而引其世祚至于長久倘困苦此民使不知有生之樂則上帝不畀而至于早墜厥命矣 又曰有夏桀不合天意乃為瑤臺為酒池糟邱以疲民力又苛斂暴賦以割剝夏邑略不使民適于安逸天以民為心民既不得其所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儆懲之 又曰夏桀欲不勝道不能用帝之命而乃不顧天變大為淫泆

汙穢沈湎之行其惡聲布滿四海以至腥聞于天又曰遭災害而不知省睹怪異而不知寔乃怙終不更乃為惡滋甚為君如此天心亦何所望乎夫天所以區區出災害出怪異以譴告儆懲之欲其畏天而脩德也今乃恬然不顧偃然自如天已絕望矣夫望之則災異多絕之則無所念無所聞不復眷顧仁愛廢其天命使宗社殞滅降以極刑使天位不保爾桀南巢之放此天也

荆公曰引逸者易簡則逸反是則勞適逸者帝之所

延也

呂氏曰再自夏時說自上說與他我聞上帝開導有夏明示之輔翼之教他在安穩之地桀自不肯去平穩安逸之地天分明示人而人自不肯去惟帝降格天何嘗便肯絕夏一箇傲悟悚動之意于夏甚多何故國于天地與有立焉有夏不適逸天何嘗便肯亡他猶示一個眷向之意災害之出便是天嚮夏處水旱之來亦是天嚮夏處民心之怨亦是天嚮夏處上天拳拳傲動如此桀終不能順帝之時則其身縱放

蹈于人欲播惡名于四方惟是天罔攸聞他既自絕于天天亦從而絕之所以廢其大命降其罰亾其社稷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無垢曰天下豈有無君之理哉一君為惡則天生一聖君為天子以代之矣天命豈可恃哉桀為惡不改

故天命湯放桀而革夏為商也惟乾九五之大人乃能用九二之大人有成湯革夏則有俊民治四方不足怪也以聖人為君而居人上俊民為臣而治四方則太平之治可一日而興也 又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而在今後嗣王紂乃大不明于天道以其心不畏天也天且不畏况肯聽先王勤家之訓念先王勤家之事乎夫為人君上則無天下則無先王其亦何所不可哉紂之敗國亡家乃商家之不幸也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無垢曰大為淫泆即沈湎冒色者也罔顧于天而弗敬上天罔明民可敬而降災下民民所以可敬者以民者天之心也上不顧天下不明民為可敬則天怒民怨而大命殞墜矣紂所為如此所以上天不保佑之夫人主所以君天下者天相之也天相之則國家昌明天不相則國喪亡矣紂上不畏天中不念先王

下不敬民天絕之先王絕之民絕之不亡何待乎
又曰心與天同則天與之心絕于天則天罰之是以
凡四方小國大國所以至于滅亡者無非不明于德
惡聲宣布腥聞于天此天所以罰之也

張氏曰天之所顯者道也民之所祇者德也罔顧于
天顯則道不足以格天罔顧于民祇則德不足以臨
民夫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今紂罔顧于天顯民祇則
是反道敗德者也此上帝之所以不保而降若茲大
喪宜矣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言不明厥德者天之所

不與也商罪貫盈則其德昏矣上帝不保降若茲大
喪則天不畀紂此可見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
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
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無垢曰上帝全付人民于人主者欲愛育保養之也
紂不畏上帝以虐下民是上帝職事有曠缺矣故成
王呼殷多士曰汝殷紂既廢墜上帝職事今惟我周
文王武王乃大感通承奉上帝之職事文王無他職

上帝愛民之心而奉承之耳靈有感通之意以言若與上帝酬答然者靈之意也 又曰文武既與上帝若相酬答故知上帝有命于武王曰汝割絕殷紂勿令虐民武王承奉帝意黜殷殺紂以告正其罪于上帝言武王終上帝之事也 又曰蓋以其叛所以遷于洛邑使商民不叛則周公無三監之伐亦無遷洛邑之事所以移動爾眾者汝邑自為之也我念天意止在即刑于殷倡亂如管蔡武庚之為大罪者而不在此餘故我不正爾典刑而使之擯于人類也

東坡曰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故曰惟我事不貳適貳適再往也惟于殷則觀政而歸已而再往是我先王不忍滅商之意也故曰惟爾王家我適不申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無垢曰武王親救殷民于湯火之中而民不知恩德所在乃反與武庚為叛倘不謀所以處之之道則其惡念何從而弭哉故我以道理而為此謀計遷汝西

居于洛使密邇王家日見周之德教日聞周之德音
日親周之賢士大夫庶幾其惡念熄滅而善端擴充
乎嗚呼聖賢之處事可謂深遠矣 又曰非我周王
所稟德性不好安靜也以汝好叛上天之意欲令汝
去此舊染適彼新都而盡變其惡習也故我今日遷
汝是惟天命非予私意也 又曰遷居既出天命汝
等不可違天也我奉承天命惟恐其後汝等當如何
汝當知今日之舉出于上天非我私意無或致怨于
我也嗚呼以周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號令賞罰一

出于已何畏民之怨乎其諄諄恐恐如此者則知周
王之心其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也蓋平時
暇日君尊如天民卑如地儼然南面莫敢仰視倘不
以德義固結民心一旦變起籓籬禍生肘腋則舟中
皆敵國一夫能勝予其可不思哉予味無我怨之語
見其言溫晏潤澤如春風之襲人膏雨之及物使人
感媿慙慕嗚呼先王之心何其忠厚如此乎

張氏曰成王誅管蔡商奄則殷遺多士嘗見徙矣今
又營洛邑而遷之居西則疑于奉德不能康寧之者

也蓋人情好逸而惡勞安土而重遷今復遷之居西則寧不憚煩故周公又以此言而勞之也然而其所以遷徙不常者非我之所敢私也時惟天命而已天命以遷可順不可違故于是又告以無違也朕不敢後者趨時之道非敢緩也常人之情擾之使遷則不能無怨故又告之以無我怨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無垢曰周公引商革夏故事告殷之多士乃答周公曰夏之士有蹈道者簡擇在殷王庭有為公卿者其次有服事于百僚為士大夫者意謂周倘遵殷故事何不選用商士為士大夫而擯棄疑貳之何哉觀此所言則商士知天命之不可回而將盡忠于周家矣又曰周公以成王意答多士曰我惟聽有德者之言用有德者之才豈以商周之士貳其心也德之所在聽用之所在也以勢觀之商士不知恩德好為叛亂豈可用在朝廷及居百寮之間乎然予以聽用有

德為心故不分彼此敢求有德于天邑商也他人豈敢如此乎 又曰汝之叛亂理宜誅絕然而予率皆肆汝不罪矜汝不怒遷汝于洛邑又將擇有德者而用之汝無自疑也予之遷汝欲汝日聞善言日見善行日親善人耳非我欲罪汝而為此紛紛也然而予之肆汝矜汝豈予私心哉是惟天命耳遷汝者天不殺者亦天則亦見周王之舉動無非天而已矣 黃氏曰方商士之在洛也周公猶未之用其後有簡在王庭服在大僚則亦嘗試用矣陳豨反代高祖封

趙可將者四人各千戶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惟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周初天下沟沟正坐商人耳徙其豪傑以解其謀而擇其可用用之以繫其心嗚呼亦高祖計也 張氏曰迪之者開迪而教導之也簡之者甄別而升進之也迪之所以成其德簡之所以用其才能迪簡之使在王庭然後得以服職在百僚也雖然周之于殷非不能如殷之于夏而迪簡之也蓋爾多士頑不可訓無可聽用之道而已 又曰則我之所以待汝

者可謂盡矣然而不能用汝非我之罪是惟天命而已蓋彰有德討有罪莫非天命豈人君之所敢私也
呂氏曰大抵暴亂之民因他責望便以官與他却恣其意其惡愈深以天命之理至公之道說與他此見聖人臨大事之法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無垢曰誅其君而赦其民所以不致殺于汝等然而不可不為之計也故移汝以遠此惡俗而使比近服事臣服于宗周以下其虛驕叛亂之氣汝等見誅其君其心震恐又移遠惡俗其心純一故其所為無有前日倔強之心而多所遜順之行所以不復有殺汝之心也

呂氏曰成周之地周公成王之化其俗濟濟多遜之人所以我既不遷爾于遐逝遷之于洛乃所以使爾宗多遜之人變移爾今我于商民可謂厚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無垢曰言我所以作大邑于此洛邑者盖有二事焉
一則為四方諸侯來朝鎬京者無賓客之館故于洛
邑置館舍以賓之二則亦惟爾多士居紂故都染紂
惡習故我新此洛邑使若見若聞若新近皆周德化
周德音與夫周賢士大夫庶幾轉邪心為正路變惡
念為善端耳

張氏曰作新邑非特諸侯之來賓也于是之時周公
用書命庶殷而庶殷丕作則其服從而奔走從事臣

我周王故亦多遜矣殷遺多士其始也能臣我宗多
遜其終又能臣我多遜則周之教化固足以臣服之
可知矣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
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
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
言爾攸居

無垢曰遜順之心生于恭敬不敬則傲慢不遜此理
之自然者也汝等能敬則與天同心與天同心則為

天所與而不絕天所矜而不棄天之畀矜即君之畀矜也君與之則置之士大夫之間君憐之則有祿賜衣食之俸嗚呼豈特多士凡為人臣子者倘不知以敬存心則悖天之道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我代天者也汝心不敬我亦將致天之罰于爾躬誅殺絕滅躬且不得有矣而況于畊桑之業豈得有乎

陳氏曰王曰之下當有缺文其簡脫矣又曰者承上文而言之也多方之末曰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用是

知王曰之下當有文也乃或言爾攸居其文承上上簡脫矣余不能知其下矣

周公作無逸

無垢曰敬則不逸逸則不敬以敬為心則為恭為畏為不暇為克己尊先王之典彛而享國至于長久以逸為心則為傲慢為耽樂好田獵竣威刑聽小人之邪說享國不克長久此理之自然者也嗚呼人主有天下上焉則受皇天之付畀下焉則司萬民之性命內焉則祖宗社稷之所依外焉則蠻夷戎狄之所賴

其任至大其責至深此豈細事哉如此重器必以敬
為心者乃能負荷之其可以逸豫之心持之乎
周氏曰天下常情莫不好逸而惡勞故聖賢之自處
必以憂勤為監而以安逸為戒蓋憂勤則其興也勃
焉安逸則其亡也忽然古今必然之理也克勤于邦
而夏禹以興坐以待旦而商湯以興禹湯之所以興
者憂勤而興之也有眾率怠而夏桀以亡荒腆自恣
而商紂以亡桀紂之所以亡者安逸而亡之也是故
人臣之愛君者必無逸為戒罔游于逸伯益所以戒

舜也無教逸欲臯陶所以戒禹也無時豫怠伊尹所
以誥太甲也不敢逸豫傳說所以進高宗也罔或不
勤太保所以訓武王也周公之心何以異于此哉
范氏曰天下之善成于勤天下之惡起于逸故自天
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先勤然後能成功者脩德不可
以不勤舜鷄鳴而起孳孳為善乃能成聖德以為學
不可以不勤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能乃成聖學
為治不可以不勤成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文王日
中昃不遑暇食故能成聖治

荆公曰君子以勤得逸繼之以休小人以逸得勤繼之以憂

李氏曰周之治迄成王而平周之化迄成王而脩時已純熙則有可逸之勢物已盛多則有可逸之資天下有既濟之象而思患預防正難于此時矣周公得愬然無慮乎哉是以在彼舉三宗所以使知守成之不易在我而稱文王所以使知勗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則宜效之而不可忽知勗業之艱難則宜念之而不可忘

張氏曰遇患難而憂勤享安寧而逸樂常人之情也周家之治自文武至于成王太平歌于既醉守成咏于鳧鷖其治為已安矣其治為已寧矣淫泆怠忽之心有不期至而至焉故周公于此遂作無逸之篇以戒于成王是非明足以見患而消患于無形者其何以及此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稽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無垢曰周公未及一話一言不知見何事而遽興嘆曰嗚呼蓋其所以嘆者深見君子所留心者其在無逸也嘗以心隱之敬則神明尊逸則心志放神明尊則事事據理而行堯舜文武所以為聖者在此心志放則事事惟吾所欲其殘民暴物皆所不恤也桀紂之所以為桀紂止以逸也嗚呼逸其可有乎周公所以見此未言而先嘆也又曰小人以盤樂怠傲為

逸樂君子以稼稽艱難為逸樂小人所見近故其所謂逸樂者每足以亾國而敗家君子所見遠故其所謂逸樂者每足以享長年而傳後世蓋艱難中自有逸樂之理人自不知耳當其寒畊熱耘沾體塗足時已有千倉萬箱百室盈婦子寧之理矣豈非逸樂在艱難中乎若酣歌恒舞飛鷹啖犬時已有亡國敗家覆宗絕祀之象矣何逸樂之有乎又曰農夫為父母者其勤勞如此厥子既生寒而衣飢而食以謂吾所固有耳豈知其所衣所食者粒粒縷縷皆自父母

勤勞辛苦中來乎亦猶後嗣王安享天下豈知尺地寸土皆自祖宗艱難勤苦中來乎 又曰衣食既足而不知稼穡艱難則其心放逸其心放逸則其意輕忽其意輕忽則其言誕慢此自然之理也 又曰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逸而諺而誕者此庸愚之子也其害為小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又凶愚之子也

東坡曰舊說先知農夫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為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

之道惟艱難乃所以逸樂則知小人之依者以王者知此則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也

史氏曰甚哉人君以民為憂而不以位為樂也惟其逸斯能念民之生為甚勞當其乃逸又念民之所賴為甚重二者安危治亂係焉特在人君知與不知而已稼穡艱難是為生者甚勞也吾知之而不敢肆小人之依是所賴者甚重也吾知之而不敢忽稼穡待小人而成小人因稼穡而養而知與不知特在夫逸與不逸之間為人主者可不戒哉

張氏曰稼穡難艱小人之事也為君子而不知小人之事則侈靡自恣後天下以奉于一身無所不至也則稼穡艱難之事在君子不可不知也能知稼穡之艱難然後可以享其安逸非特可以享其安逸也又足以知小人之所依而不敢逸焉蓋小人者柔而不能以自立其所依乃在君子為君子者必勞心然後足以治之其可逸乎

呂氏曰君子所其無逸謂君子不可斯須離去無逸此一句重在所字上止其所止之謂所須是以無逸

為所居大抵人道健而不息這方是人道若有斯須怠惰便不是人道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無垢曰嗚呼周公之于成王之心可謂切矣前言小人放逸所以儆之使退今言古先哲王敬德所以引之使前成王知放逸之不可為而敬德之可以長年也則入德之階顯然可升矣中宗商王太戊也心不散則嚴貌不亂則恭中宗非特行于廟堂之上也在

暗室之中亦若此焉不然何以感天心動民心哉
又曰惟嚴恭故于天命則知所寅畏于治民則知自
度 又曰憂畏者必有儉德儉則仁仁則惟恐勤民
動衆殀夭殺胎故天下皆成和氣和氣所至動有此
意此中宗所以長年也放逸者必侈汰侈汰則不仁
害虐烝民暴殄天物天下皆成怨氣怨氣凝結觸之
則死豈有長年之理乎人主之所畏者最畏短命此
周公所以做成王也

周氏曰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無逸
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太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怪
桑穀二木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天著不恭之訓太
戊恐憇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過自新遂能
弭災變致太平故經曰在太戊時格于上帝此嚴恭
寅畏天命之實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法度以率
百姓源濁而求其流之清表曲而求其影之直沒世
而不可得矣

陳氏曰外致其嚴恭內致其寅畏自度言自治以法
度也言祇以欽之言憇以畏之中宗嚴恭寅畏于天

命故以之治身則自度以之治民則祇愍如是豈以
逸豫為哉故于事不敢荒于心不敢寧尤以畏天為
主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
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無垢曰中宗天性無逸高宗因艱難而無逸雖所入
路不同其所以為無逸則一也高宗未為太子時其
父小乙欲其知稼穡艱難故使之久勞于外爰暨小

人同為艱難之事非苦之也蓋所以成就之也豈以
小乙知武丁器質英邁必能中興商家故使之徧歷
艱難庶幾知民間利病乎蓋惟涉山川者知險阻苦
寒暑者知交涼漢宣久在閭閻乃盡知民之疾苦遂
為漢家賢主亦何怪乎高宗哉 又曰嘉善也靖安
也善安慰天下至于無小無大皆懷其深恩厚澤無
一人或怨之者嗚呼其盛矣哉蓋放逸則必擾民故
多怨無逸則必靖民故多譽此自然之理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無垢曰孔安國謂祖甲為太甲此蓋惑于國語太史遷之說也國語之說曰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太史遷之說曰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道復哀其說如此故安國以祖甲為太甲安國以世次顛倒也乃為之說曰此以其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巧則巧矣然亦辭費鄭康成不知見何古書獨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

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久為小人果如是說則祖甲有伯夷叔齊泰伯虞仲之節可謂賢君矣 又曰以祖甲之賢而舊在民間

故深知稼穡艱難及一起而即位則知小人所依全在稼穡故不妨民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而天下皆受其賜矣以此知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思未嘗知苦者其亦危哉 又曰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祖甲不及高宗高宗不及

中宗豈德有厚薄而年有短長也曰中宗高宗祖甲
即位之初未知其老少如何老者必不久少者享國
必長如舜大德在位五十載不及中宗之久豈可謂
舜德不如中宗哉古書無據未有以攷之又况人之
氣數自有長短第脩德者必延年而不敬者必夭折
也此不可不知矣

陳氏曰庶民有常產之民也鰥寡無告之民也有常
產之民則保以安之惠以懷之無告之民則敬之而
不敢侮保惠之仁也不敢侮禮也祖甲之不明卒能

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者豈非伊尹訓之先王子惠困
窮民服厥命之力哉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
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無垢曰三宗之無逸見敬德而不見富貴後王生則
逸見富貴而不見敬德以此知為人主之不可不學
也人主之敬多發于變故艱難中所謂知生于憂患
也中宗因桑穀之異而知敬高宗因舊勞于外而知

敬祖甲因舊為小人而知敬 又曰人心必有所係
知稼穡之艱難則心在艱難聞小人之勞苦則心在
勞苦如此則其心常在敬畏之地何敢少放逸乎後
嗣王既不知稼穡之艱難又不聞小人之勞苦其心
泛泛靡有所止見放蕩之路則必奔趨之矣此所以
惟耽樂之後也 又曰自祖甲之後有廩辛庚丁武
乙太丁帝乙帝辛帝紂也周公曰自成湯至于帝
乙罔不明德恤祀則帝乙乃賢君也以周公今說次
敘之則是廩辛十年庚丁七八年武乙五六年太丁

四三年矣皆因耽樂以致短命是敬德者必長年不
敬德者必短命也人主享國宜知所擇焉

張氏曰三王以憂勤而享國長久後王以逸樂而罔
克壽然則稼穡之艱難君子不可不知之也此周公
所以惓惓于成王而歷告之也

呂氏曰自此以後凡所以立王生便在深宮豢養之
中都不知稼穡之艱難亦不聞小人之勞非特是不
見亦不聞何故後來繼體守文之君固少有親見小
人之勞者然既不知稼穡朝夕只在逸樂之中縱有

人說小人勞苦事他亦擲感自不要聽又况左右却是諛諂面諛之人如何肯說凡小人之勞既都不聞則無所用自然一意向聲色狗馬之樂設使曾知稼穡之艱難曾聞小人之勞他緣何放心安穩去聲色狗為馬上為樂乎

尚書精義卷四十

宋 黃倫 撰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甲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無垢曰文王抑畏之心又見于卑薄其衣服卑服如所謂惡衣服是也其不留意衣服之間其心必有所主也康功謂安民之功田功謂稼穡之功安民欲其有功則于民之細微無不體究矣治田欲其有功則

于田之利害無不諳悉矣其曰功者必欲民之康田之豐而後已也卑薄其衣服而留意在此所以謂之即與 又曰抑畏之心故無剛暴之氣每見其微柔無倨傲之狀每見其懿恭徽懿皆美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暢於四肢故柔則微而恭則懿可以想見文王之聖容發於事業故小民則懷保之鰥寡則惠鮮之可以想見文王之德政有諸內形諸外此理之必致者也 又曰蓋一日之機有萬倘稍失其會則禍必及于天下惟以勤其心事事經理使

發號施令無一人不滿其意者此咸和之理也

陳晉之曰卑服則不自尊其身即康功田功則致其力于民即康功所以安天下孟子所謂文王一怒安天下是也即田功所以養天下孟子所謂文王制其田里是也言卑服則不耽樂之從可知言即康功田功則聞小人之勞知稼穡之艱難可知

胡氏曰抑有遏之之意人所以肆行而無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義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必畏諫必畏謗讟必畏禍亂凡可

以致治者無不為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去也非他人所能惟我而已故曰克自抑畏言其自為之不由乎人也然畏一也有當畏者有不當畏者雖聖人不敢不畏若夫逆理之臣子反道之夷狄則當修明刑政以攘却之如舜罰有苗周征三監高宗伐鬼方宣王伐玁狁亦何所畏哉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無垢曰文王為西伯則西道諸侯皆聽命而供貢賦

是以文王不敢盤樂于遊逸田獵惡夫以庶邦所貢賦供逸游之好也夫四方貢賦皆出于沾體塗足愁筋苦骨之餘上以奉宗廟朝廷下以給百官有司庶乎其可也而乃欲以供逸樂之具天理豈肯容乎周公于中宗言不敢荒寧于高宗亦言不敢荒寧于祖甲言不敢侮鰥寡于文王言不敢盤于游田者此蓋無逸之心也蓋無逸則兢畏而不敢逸則肆而無不敢使以敢為心則亦何所不可哉欲行無逸當以敬欲行敬當自不敢中入

呂氏曰文王之所以壽只為不養其小體成王若欲壽初不在養其小體以此知此最是周公感悟成王親切處何故總養其小體便知理會衣服飲食遊田殊不知此乃是伐斧性之斧溺身之穿却是天之端若是一箇養其大體使心和氣平乃是長久享壽之道理文王如此勤勞却有許多壽當知勤勞中元不曾有焦熬地位勤勞之中自有樂地文王所以能如此勤勞而自樂者乃是文王敬柔懿恭所養至此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

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無垢曰商之三宗周之文王不敢逸豫享國久長明白如此今後嗣王欲為賢聖之君不墜祖宗基業而享國久長者無他道也法則三宗文王之不過于觀眺逸樂遊冶田獵而已夫此四事有一于此上廢幾務下傷民財萬民之供賦役以百官郊祀有司之奉宗廟社稷朝市之大而已非以供觀逸遊田也夫逸豫之作常見于觀逸遊田此三宗文王所以不敢為此以貽子孫後世之患也

胡氏曰何謂觀如魯隱公觀魚于棠莊公觀社于齊
景公欲觀于轉附朝儻魯滅孫所謂不軌不物曹劄
所謂後嗣何觀而晏子所謂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則
觀之過也何謂逸如魯文公三不會盟而息于邾蔡
大室屋壞而怠宗廟自三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怠
于憂旱魯國失自文公始則逸之過也何謂遊如周
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秦始皇
皇煬帝命作離宮別館不知其數千乘萬騎極意巡
行百姓嗟怨以亡其國則遊之過也何謂田如夏太

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為羿所奪漢武帝微行
出獵夜過桓谷渴而求漿為主人所辱則田之過也
故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則必輕費妄用萬民正供之
賦不足以斂之而重斂于民民至困窮弱者死溝壑
其終如此此聖人所以長慮却顧而戒之于其初也
呂氏曰前說以庶邦惟正之供後說以萬民惟正之
供以此知天下之貢賦非要供奉天子本不是供人
主之身乃是供人主之位何故天作之君作之師所
以使萬民來貢賦本不是私奉一人之身所以惟是

宗廟賓客合當用者方用貢賦只是供人主之位不是私奉人主之心何故當時所以使他貢賦幾曾要供人主之觀逸遊田當知本不是如此此周公又做動成王親切處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垢曰淫于觀逸遊田則人欲動蕩其心迷亂不復知天理所在故反以酗酒為德夫酒所以喪德也紂因得以鼓其凶釁乃認以為德意逸豫之極盖有如

此顛倒成王得不以此為戒哉

呂氏曰這心一開便收不得何故總說我是今日暫耽樂便上不順天下不順于人便自絕于天自絕于民了以此知此心不可頃刻放下人君總放下時天下便陷于災害之地今時人為惡多是自初間說道我今日暫時如此到得後來為惡日長不可禁遏皆緣初間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尚書精義

之正刑無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無垢曰古之人即中宗至文王也君臣上下皆以無
逸為德故君臣上下率由無逸之中豈不儼然如上
天森然如北極天下焉有不太平神祇祖宗焉有不
安樂乎 又曰君臣相訓告保惠教誨以無逸而君
或不肯聽臣下無逸之言則放逸之言得入矣先王
正刑自無逸中出放逸之言入則必盡喪亂先王之
正刑若小若大盡皆變亂以快私意此理之自然也
又曰民心違怨民口詛祝怨氣充塞安有壽考之

理乎夫民者天也民心違怨是天違怨也民口詛祝
是天誅譴也如此國家亦安得有吉祥事乎

史氏曰人君有迪哲之性不修則不明凡人有好亂
之心不防則不止夫交修並用謂之胥君臣之間胥
訓告則相示以法胥保惠則相愛以德胥教誨則相
規以道古之聰明睿知之君其盛德雖出于天縱于
是三者猶眷眷而不忘豈有他哉凡以開悟其迪哲
之性而隄防小人好亂之心者蓋不得不爾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
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無垢曰迪蹈也行也謂用知人之哲以自照也蓋知
人之是非則易見知己之是非則難行知人之是非
以反照己之是非則入聖人之域矣故聞怨詈則自
敬德愆在于彼則曰朕之愆正孟子所謂行有不得
者皆反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之意也於殷獨舉
三宗而不及湯于周獨舉文而不及武王此舉者所
以多說也蓋湯武親以兵臨桀紂之罪其無逸也不

足言三宗皆承富貴之後文王亦承積累之基其無
逸也為可法此正為文王言也 又曰天下莫難受

于怨詈我誠有過則彼之怨詈為有物我原無過則
彼之怨詈為諛賊此眾人聞怨詈所以多怒也夫以
三宗文王尚不免小人怨詈况未及三宗文王者乃
遽欲人人稱頌乎第三宗文王之處怨詈也有道其
道何如迪哲而已聞怨詈之至則用平生知人之哲
即怨詈而自照焉其果有也則改之不疑其無有也
則愈加檢飭使吾心無一毫之玷而後已大自敬德

此之謂也

胡氏曰哲者知也迪者由也由其天稟之智不以私昏之則其明不蔽所以人莫之欺也

史氏曰以畏慎處己以忠厚待人此聖人盛德之事也聞譽則喜聞毀則怒善則稱諸己惡則歸諸人此理之必然也凡人情之所不堪者吾今一切反之非盛德孰能之哉

張氏曰自知者明知人者哲哲者明之發乎外足以知人之謂也人孰不有是哲不能迪之則茅塞其心

而昏惑闇黯之累生焉是故哲出于性迪之者人而已自殷王中宗以至于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者于哲則能迪之則其性天之明不為物之所蔽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人小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無垢曰夫聞怨詈之言而迪哲以自照則變忿怒為和緩此心已在三宗文王閭域中矣安得不長有天

含怒此心已在桀紂室中矣豈復命長有天下乎不知哲迪自責之道而信讒含怒因事而發不復審問是非所在乃恣罰無罪殺無辜之人以快一時之憤凡有同是無罪無辜而被殺罰者無不怨恨以叢萃于一人夫以眇然一已而天下之怨皆萃而歸焉不知其何以堪之此古帝王之所畏也邠歌殺其君有以也夫 又曰無逸迪哲之說上引三宗近質文王凡治亂安危之微享國長短之要盡于此矣此古今存亡一大鑒也

呂氏曰惟無逸則勤勞勤勞則公明謙遜處受自然樂于聞過若自此縱逸則怠惰驕傲必至于自滿何緣會聽人之言惟是無逸方能聽言周公所以又嘆息嗣王其監于茲蓋欲成王看這怠逸存亡樣子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無垢曰太保之職其救王惡太師之職其詔王愆蓋與之同太師太保皆宰相也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而左右夾輔之其任重矣使成王有微惡萌于

心則召公為失職使成王有一善之不為則周公
失職而以成王資質論之管蔡流言成王遽疑周公
不視功載成王恣用私人是其心惡氣易生善端猶
蔽此召公所以不悅而欲求去也

荆公曰召公不悅何也曰成王可與為善可與為惡
者周公既復辟成王既即位蓋公懇王之不能終而
廢先王之業也是以不悅焉夫周之先王非聖人則
仁人也積德累行數世而後受命以周公繼之累年
而後太平民之習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後則

其不得罪于天下之民而無負于先王之烈也不亦
難乎如此則責任之臣不得以不以為憂

賈義曰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
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
訓三公之職也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天子居處出入故天子初生
固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也
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

楊氏曰召公不悅者非不悅周公之留也召公之與

周公同心而同德者若使不悅周公之留則召公之心豈有其疑乎周公無可疑之事召公無疑周公之心使召公果有疑之之心則當疑于權在手未歸政之前必不疑于已歸政之後也君奭之篇即周公已攝政之初復子明辟之後周公留為太師與召公相成王為左右之時也而召公方有疑之之心無乃後哉或曰召公之所以不悅者何哉曰召公見周公已歸政成王歸就臣位而成王中主也方在弱冠新即大政召公之心蓋憂其志慮謀意或未保于無過宗

廟社稷或未任于負荷蓋其心憂國之深故不悅也周公因其憂而不悅于是歷陳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復謂自古國家多難得賢臣則安蓋將以古賢臣之功勉召公而寬其憂成其忠相與協力以濟成王于太平之域也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無垢曰我周既已受殷家有天下之命其吉其凶未可知也我不敢知周家基業其永信如今日之休美而子孫能順天道天其常輔子孫之誠乎我不敢知其終出于不祥如殷紂乎此周公憂愍之深故以問召公也

張氏曰在天者有命在人者有義命之在天莫之致而至其可必哉所可必者在我之義而已是故殷之墜命與夫周之受命非周公之所敢知也厥基永孚于休與夫其終出于不祥亦非周公之所敢知也凡

此言天難謀命靡吉凶禍福相為消長相為倚伏不可得而知矣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東坡曰周公昔嘗問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與抑將出于不祥與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荅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祇上帝之命不敢荒寧則天將永孚于休若其弗念天威及使民無所尤違則天將終出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為此耳故

舉其昔言以喻之

無垢曰于民無所尤是任其作惡也于民無所違是順其作惡也民知善知所向惟上之人于其為善而任順之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見風俗之厚矣倘惟于民任順其為惡而無所尤違惡俗已成其終出于不祥也無疑矣

荆公曰此言君真既曰是在我我亦不敢暇逸于天命而不永遠念天威之于我民無尤違言天威于民皆當其罪無僭差已不可以不念也

張氏曰謂之禍矣福有時而來謂之吉矣凶有時而至則上帝之命我之所以不敢安也作不善而降之殃不欽德而墜厥命則上天之威無過也無違也未始或僭焉苟能作德則天威雖曰可畏不足畏也已不敢寧于上帝命所謂雖休勿休是也不敢不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所謂雖畏勿畏是也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抑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無垢曰天道難保有德者輔之無德者去之既不能

恭承天地又不能宣重文武之德又與宦官女子昏于深宮不知天命之不可輕是則天必將墜其有天下之命亡不旋踵豈能經歷久遠以嗣文武恭天地之德與夫文武光明之德乎此言成王中才正在周召夾輔之意不可求去以為高也

荆公曰前既言在我者不敢不勉此乃言在人者非我所及知也惟在人者若我後嗣上則大不克恭敬天與祖考下則大不克敬恭諸侯臣民遇佚前人光在室家之中沈溺于近習而不知天下之艱難則天

命靡常難可謀信乃其墜命不能經歷久遠嗣前人敬明之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無垢曰惟恐其不能嗣前人恭明德故在今我小子旦不敢去國而留佐成王也然而我之佐成王豈敢自以謂能正之哉此蓋周公不敢以大人自處也第行文武之明德以開儆于成王耳夫暗室之中灼燈則暗者皆明前人光即燈也成王猶暗室耳使周公行文武明德以示成王則成王暗處皆廓然矣

張氏曰正已而率之者正也先身而道之者迪也周公自謂我非能有所正也亦非能有所迪也惟以前人光明之德施之成王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無垢曰天不可信我其奈何哉惟道行武王安天下之德使周家享國延長庶幾天不用釋廢王所受之命也蓋受命者文王武王生有聖德復受天命周公道行武王之德則其享國延長也無疑矣大誥寧王

指武王故知此所寧謂王者武王也

呂氏曰天不可信周公前既說天難謀至這裏又說天不可信周公非不知天何故不信天蓋天無不在若在外面信天便是外面別有箇天不要倚靠外面底天紂言我生不有命在天紂自不去理會一身只專信天却自外討天蓋天元不在外心外別無天夫紂愈攀援天天愈絕紂維武王自盡其德自敬其德可也天命自無窮此欲遠却近若是紂欲近却遠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
多歷年所

無垢曰伊尹在太甲時伊陟臣扈在太戊時皆能格
于上帝夫天帝一也而周公于湯時言格于皇天于
太甲太戊時言格于上帝何也蓋上帝則秉禍福之
權而作善者降之百祥矣天則日月星辰是也格于
皇天則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甘露降醴泉湧山出器

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陬朝廷蓋可知也格
于上帝則慮而有獲動而有成子孫千億四夷來王
矣其心之體無絲毫之欺是格于皇天也其心之用
無絲毫之欺是格于上帝也 又曰夫又王家者治
人事也伊陟告于巫咸巫咸修人事以應桑穀之變
桑穀既消則人事修之力也人事修則治與上帝之
心同矣上帝秉禍福之權以馭萬物人主秉禍福之
權以馭人群其理一也人事不治則有桑穀之妖人
事既治則格于上帝是則人主代天無求合于天也

第脩我之人事而已矣 又曰巫賢之于祖乙甘盤
之于高宗亦用格于皇天上帝與夫又王家之道也
然則商家所以得天命者以此數賢輔弼之力也周
公與召公豈可去朝廷乎去則高矣其如文武之業
何不去則夾輔成王不失皇天上帝之意使天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利害皎然夫復何疑 又曰殷之賢
君皆得賢者輔相故皆以禮終陟升遐也以禮終則
其死也配天而無愧矣其道相傳如此故殷之享國
多歷年所而不中絕命也然則賢者所係如此其可

輕去朝廷而不以天下國家為念乎

荆公曰伊尹保衡其實一也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
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其故何哉文公曰可與盡道
則盡道可與盡德則盡德成湯可與盡道者也太甲
可與盡德者也

張氏曰天人之理其致一也所謂天之道者即吾身
之道是也所謂帝之德者即吾身之德是也體此道
而神焉是與天同道斯足以格于皇天矣得此德而
明焉是與帝同德斯足以格于上帝矣格于皇天者

是其道之至而與天無間也格于上帝者是其德之至而與帝合一也若夫道德有所未至則未可以言格于皇天上帝故特曰又王家而已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

無垢曰言天之所以大佑命商家者則以商家百姓大族王人之微者無不秉德明恤下民以至為小臣者皆可以藩屏侯甸如所謂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

意則夫天之佑商者則以商家得人故也 又曰朝廷四海形異而心同勢遠而理一故天子出一號發一令則四方罔不是而信之則以上下遠近内外表裏皆有德之士也嗚呼倘非伊尹伊陟臣扈諸人先有以倡之其能如此之盛乎審知此義則周召之不可不留也審矣

尚書精義卷四十一

宋 黃倫 撰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無垢曰天之所以壽中宗高宗祖甲者以有和平感格之德也何以明之有殷之君大抵嗣天心以除虐耳除去虐民之事則民安矣滅威者除虐之謂也使

人君有此和平感格之德非得賢臣輔相之可乎又曰汝召公長念人主當有平格之德盡心以輔相

之則天命堅固不至渙散其為治也郁乎煥然足以明我周家新造之天下矣夫人臣事君動欲上合天心其敢以私意襍其間乎此三代之臣所以為純臣也

張氏曰武丁之類皆有商平格之君也伊尹甘盤之徒皆有保又有商之臣也平者言其德不偏也格者言其道之有至也所惠足以輔其君者保也才足以治其事者又也天相平格之君與夫保又有殷之臣皆降之以永年而不中絕其命故曰天壽 又曰亂我

新造邦者所以治之而使不亂明我新造邦者所以明之而使不昏也

呂氏曰商家君臣之盛天之所壽者是至公極盡道理商家君臣至公無私既極其至所以壽之扶持輔相保又有商前許多聖賢維持又到天壽平格保又有商地位今嗣子紂不能到天便滅絕而加之以威以是知天命果然不易天難謫今命不在天只在召公永念與不永念便是天命固處若知無常而能時時保護則有固命天命亦從而固其治煥然一新而

顯明于我新造之邦使億萬斯年而不墜若不永念
目下便以為安時豈不知必到覆亡地位蓋天命之
固不固只在召公之念永不永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無垢曰東坡曰寧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
王而集大命也蓋天勸文王修德久矣詩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純

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也純亦不已文王不已處
即天勸之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是天重勸武王
之德也以其有德故集大命于厥躬而身為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也有夏中國也中
國遭紂之亂其敗壞不修乖離不和也久矣文王于
此時獨能修其敗壞和其乖離此所以三分天下有
其二也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
泰顛有若南宮括言文王修和有夏亦惟此五人之
力耳孔安國謂虢國叔字文王弟閔氏天名又曰散

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文王有此五人亦猶成湯太甲之有伊尹太戊祖乙高宗之有伊陟巫賢輩也是則成王左右其可一日無周召乎然而不及太公者以太公主兵事非文王本心也

呂氏曰周公前既說商家聖賢之君六七作所以致如此功業者皆賴相之人此又舉本家之事說與他蓋古人相訓告自遠及近其情漸至其語漸切故前面說商家後面說本家事所以使召公聽之切也割裁正之意申申重之意勸勸相之意當時天佑周家

一箇委曲裁成輔相如此故我寧王所以至于動無過則皆是上帝裁割申重勸相委曲之至如此見得武王天人無間處所以庶幾能集天下之大命于其身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彞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無垢曰此言修和有夏文王全賴此五人也使文王無此五人往來中外道此彞常之教于下民則文王

無從有德意降于國人矣其敗壞乖離何時而已哉
以文王之聖尚不可無人為之助况于成王乃能獨
為之而周召不在朝廷乎盖周召天下善類之宗也
周召去則善類去善類去其誰與共治天下乎 又
曰純佑即前天惟純佑命之意秉德即百姓王人因
不秉德之意其詳已前陳于商家矣故此以亦惟一
語該之使召公自會也夫五人昭文王之德意使文
王之德意行顯然著見覆冒西土下合民心民心即
天帝也故聞于上帝而文王受此殷家之天下也然
而意言之

則文王有此五人故得有天命成王無周召在朝廷
天意未可知也周公深知天意所在故為召公別白
而言之

張氏曰君任道臣任事任道者常逸任事者常勞彛
教雖出于文王往來而迪之使其德降于國人者寔
賴五臣而已故周公又以謂若無此五人奔走往來
以為文王之助則文王雖有彛教其誰迪之此文王
所以茂有德而降于國人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

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無垢曰此四人後與武王大舉天威皆劉厥敵謂誅紂伐奄之類也言四人暨武王豈以四人主伐紂之謀與惟尹躬暨湯之意同乎四人在文王時修和有夏在武王時咸劉厥敵為將為相無不可者其亦天下之英傑矣又曰此四人所以劉厥敵者去惡除害而昭布武王之德意覆冒天下也天下盡被武王之德故無小無大盡稱頌武王之德而無異詞四人之功為如何哉嗚呼朝廷不可缺人如此周公與召

公豈忍以脫去為高而使文武之德不克終乎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奠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汝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
聞矧曰其有能格

無垢曰今我觀朝廷之勢如游大川中向非我與公
左右協力輔贊成王以濟此艱難成王在位如未即
政天下安平時則我與召公無大責矣其自任如此
可見周公之忠聖夫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輔弼成
王疑若無難處事矣而有大川之喻者何也蓋天下

之事以易自處則百事皆忽而禍起于諛笑以難自處則思患預防而功可成于不日 又曰周公之意必欲輔成王如商家諸人之格于皇天上帝使成王有不勉不及之心則左周召當左右檢束收斂之使必如商家諸賢君可也倘老成有德如召公者以引去為高不降意以輔成成王以績文武之業雖前有鳳鳴岐山之瑞我且不得與聞矣况能格于皇天上帝乎

張氏曰易以涉大川喻濟大難高宗之命傳說若濟

巨川用汝作舟楫然則游大川者非得臣以為之助則莫之或濟矣周公自謂予小子且當周家艱難之事若游大川然故自今以往暨汝君與其濟小子助成王是也若游大川者必其于濟然後可以無沈溺之患今我暨汝同心協力以濟成王同成王未有位之時庶幾乎可以無大責也且成王未有位有所知以得周公召公為之左右為之訓導遂至于奄有天下而承文武莫大之基緒今既在位矣復遭周家之大難而成王有所不堪而二公濟之同未有位之

時則其所以輔于成王者終始之道盡矣此大臣之節可以無大責也

呂氏曰周公說文王武王得天之佑又得許多人方能濟王業今盡付與小子且如何獨自做得且如文武之時比至如涉大川一般正要召公同濟此大險周公說前時如此今日却自教我一人擔當此大事一人划船如何划得過岨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無垢曰有無疆之休必有無疆之恤得人則為無窮之休美非其人則有無窮之艱難矣召公視此其可不留在朝廷乎以此知周公之留未嘗有一毫為謀也為天下國家而已矣 又曰周公以謂為召公計當謀以寬裕為心以寬裕為心而不以引去為高則周公之心亦寬裕矣豈特周公寬裕賢者舉動必為世法事君以寬裕為心期以歲月致君於堯舜之上不當急迫以引去為高則後世之為人臣者皆顯然知寬裕為臣子之道也使召公以引去為高則後

人皆迷于事君之義矣

張氏曰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則我之周家受命可謂有無疆之休矣然而不厭厥德則早墜厥命不常厥德則九有以亡故曰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告召公使之長慮却顧當謀所以裕我者使我綽綽然而有裕也召公之所以謀裕周公者豈有他哉蓋亦啟迪成王而引之以當道使之不迷于所往也

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無垢曰偶左右之義也亶誠信也蓋誠信則能行天命不信不誠此鬼域中人也其何以行天命乎明勉謂昭然見左右成王之道不可不勉也無窮之憂其何以堪承之欲大承無窮之憂而不失其道者止法文王之德而已文王之德何德也即任賢圖治之德也君德在任賢今周召皆去成王何以為君乎武王顧命如此召公其可不念諸

張氏曰陽竒而陰偶偶者二之謂也婦者夫之偶也

臣者君之偶也臣雖為君之偶當明最其所以偶王之道也明所以偶王之道而不至于昏昧最所以偶王之道而不至于怠棄明最偶王之道在亶秉茲大命而已蓋有德者必為天之所命能為文王之德以丕承無疆之恤則天命固可以永保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無垢曰允信也周公所信者朝廷有人則治無人則亂遠觀商室近觀文武莫不若是則今所告召公者

無非周公所信者非道聽塗說之比也然而周公如此豈非大賢乎曰不然也世已衰矣事亦急矣周公倘如召公之去朝廷則存亡未可知也故上稱君言我之所告無非我之所深信者今稱保稱奭又言汝當克敬我之所言夫何故以我親見殷紂之喪亡大亂及念我周家仗天威以伐紂以紂不道朝廷無賢者也故召公不可不敬我而輕去國也

張氏曰否者泰之反也否之時陽消而陰長大往而小來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然則殷喪大否在召公

不可不讓周公而監之也以殷喪大否之如此故今
我天威不可不念之也予不允則是在我者不能克
敬也不能克敬則喪亡無日故亦告之如此所言喪
大否也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
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
時

無垢曰召公言曰成王業誠在吾二人然而文武以
積德天之休美襍沓而至顧我與周公其何以當之

則召公之憂畏小心亦可見矣余觀周公之心一以
天下國家為重而召公之心以慎守名節為重二人
之在朝廷周公經綸造化召公彌縫贊襄天下安得
不治人主安得有過乎無周公則幾務不理無召公
則過惡必淫

張氏曰在己者能欽德則內足以盡己在人者能明
俊民而讓之則外足以得人明俊民則無蔽賢之實
在讓則有不爭之德人臣之善無大于此後人所以
于汝而大之也

嗚呼篤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
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子不惠若茲
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案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缺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
茲往敬用治

無垢曰民之為德多銳于始而怠于終以言召公初
輔成王盡心朝廷幾銳于始矣成王雖即政文武之
業未廣乃欲潔身求去是幾于不能終也惟當與周
公盡心以輔成王使為周家賢君則可以逃責矣倘

惟知以去為高是不善其終也

張氏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常人之情也祇若茲往
敬用治所以克慎厥終而已能謹厥終者將以成民
之德故也雖然慎始非難而慎終為尤難周公之告
召公使之相成王以克成厥終故其言有及于此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

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無垢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取天下而自為之當時卿士庶人不疑其有篡君之心周公以叔父之親聖人之德負成王於黼辰三叔皆其兄弟也而反流言以惑成王豈周公之德不及伊尹哉蓋風俗浸薄無夏商忠厚敦朴之氣也蔡仲克庸祇德豈周禮所謂中和祇庸孝友六德與蔡仲有是二德矣故周公舉而用之倘使周公疑忌群叔而并及其子是周公亦可疑矣周公不疑羣叔而群叔流言是管叔自取其

誅蔡叔自取其囚霍叔自取其降非周公有意也三叔既自取其罪而周公舉用其子觀其至誠不疑之心其肯無罪而誅囚兄弟乎則三叔之罪又可見矣東坡曰蔡叔之罪至是已赦之故言既沒又命蔡仲必于叔卒之後

林氏曰天下之道二仁義而已仁者所以愛親親為先義者所以制尊尊為尚聖人之心未嘗不欲兩存不幸時有以害吾之仁義吾則舍其一存其一既存則事之大者必舉而小者有所不恤也非不足恤也

事不能以兼全在聖人亦不可得而恤也聖人之心
惟示以公事一定而天下無可疑者矣夫武王老而
成王未生管已有繼武王之心奈何迫于周公之聖
而陰懷不平之心迫成王嗣位尚幼而周公代之是
以向日不平之心倡為流言不已又縱之以叛則商
民之亂愈熾矣下之感愈甚周室未能保其有國也
故周公去親親之仁而存尊尊之義不忍舍尊尊之
義而自顧其小節也寧在已有自愧之德而措天下
于安寧不忍使王室之危而為天下之害也此所謂

不幸不獲于兩全舍其小而存其大者矣 又曰周
公相武王而定天下武王疾而作代死之書相成王
而致太平成王壯而有復辟之請此為已乎為天下
乎蔡叔叛而囚之其子仲賢而復封之此為已乎其
心不在于一已而在天下也必矣

張氏曰德出于所性庸之祇之在人而已克庸德則
能常厥德者也克祇德則能欽厥德者也以其克庸
祇德此周公所以用之為卿士蓋位以德序故也
呂氏曰象之于舜使之完廩使之浚井其所以殺舜

者亦多而舜終不殺象者蓋象之害舜止于舜之一身故舜不以一身而殺兄弟至于周公乃天下準的三叔動搖周公是搖動周之社稷管叔罪尤重故不得不殺之蔡叔霍叔之罪輕故不得不囚之降之囚蔡叔以車七乘所以使其徒眾之少教他自反自然自艾降霍叔待三年猶封大抵周公分付處管叔于郭隣之地蓋嘗日日望蔡叔于三年間終身不改而周公許多恩意無所分付幸而其子能用敬德則周公之心自少慰故命之以為卿士如絲之為惡舜殛

之禹乃嗣興抑彼取此父罪子賢而任用之矣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無垢曰文武之德為世標準為子孫者豈可不率乎蔡仲能改父之行率祖宗之德此資質之美者周公所以命諸王而復封之也又曰蔡仲能率德改行質固美矣復戒之以敬者以蔡仲年尚少執德未堅恐其自滿也辟之張弓矢未及鏃而發之則所及不遠矣故戒之以敬使之進而不已諺曰百尺竿頭更

須進步此言雖質其理有可取者

孔氏曰率德者率文武之德改行者改父之行

呂氏曰周公以成王之命告蔡仲得爾侯于東土緣爾能克用敬德汝今往就乃封不可不敬此德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無垢曰蔡叔之惡在于不忠不孝欲蓋其愆者無他忠孝而已此周公庶幾蔡仲蓋其父之愆也忠則不欺其君孝則能事其親夫能以忠孝事其君親則無

不可矣 又曰蔡仲生群叔之間而能脫身自立于善日克勤於祇庸之德而無怠惰之心其實美矣此其所以能垂憲于後與

林氏曰無以慰君親之心則無以盡躬行之實無以盡躬行之實則無以為後人之法自古聖人所以命人臣而形告戒之辭者非有他也忠孝必貴于兩全是以副君親而無媿蹤跡必異其可驗足_是以善躬行而無忽然後上焉可以顯其親雖前人之有過得以掩而蓋之也下焉可以貽其法在後世之子孫得以

視而式之也 又曰蔡叔協商人以叛則不忠莫甚焉棄文王而党武庚則不孝莫甚焉

張氏曰夫蔡叔之過以君臣言之則為不忠以親親言之則為不孝然則前人之愆在于不忠不孝為之子孫者將欲立身揚名以掩其父之過惡故在于忠孝而已 又曰有可述之道者則其子不得不述有可繼之迹者則其子不可不繼蔡叔之不忠不孝非所可述也非所可繼也然則為之子者固當邁迹自身克勤則外不惰于事無怠則內不懈于心能邁迹

自身克勤無怠則其道可傳于後世

呂氏曰周公親兄弟為一體見得蔡叔得罪于天下周公常若身犯之日日愧悚無箇道理遏絕遮蔽得幸而得仲改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盖得蔡叔之愆故告蔡仲爾如今庶幾可以盖得前人之愆須當盡其忠與孝永遠其踪跡自其身始克勤無怠使步武可以觀以垂法于後

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無垢曰率乃祖之彛訓即率德也無若爾考之違王

命即改行也

林氏曰人子之心惟欲法父母之所行所為者也然繼其父之可法者人子之幸也繼其父之有過者人子之不幸也人子之心宜如何耶其父不善而其祖善遵其祖常行之道而蓋其父不善之愆則向之所不幸者乃所以為深大幸也

臨川曰命公義之大者也諱私恩之小者也私恩之小不可以廢公義之大且名之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尚不能得以改也而

況于人臣乎夫惟如此故人莫敢以私恩廢公義為善者知有所恃為惡者知有所懲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

呂氏曰當時三叔如此殷民傷動已多了周公于此又怕有一人如此來犯天命以傷骨肉之親故謂幸而有文王之訓可學不可如前人之違王命何者一人違王命尚不可而今三叔皆如此外又豈可添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無垢曰所謂天者不必他求在我而已我無失德則
心逸日休是天輔我倘惟失德則心勞日拙是天絕
之矣天豈有親疎哉惟德之輔耳惠之所在民心之
所在也無惠則民心去矣民亦豈有常心哉此雖成
王命蔡仲寔周公之言也又曰孟子曰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夫所謂善者果何物哉天理
常明無一毫之私欲其遇事而見或謂之仁義禮智
或謂之誠或謂之浩然之氣名雖不同其為善則一
而已蓋發于惻隱則為仁發于羞惡則為義發于辭

遜則為禮發于是非則為智事親則為孝事君則為
忠治民則為惠善雖不同皆足以致治倘不仁不義
無禮無智事親則不孝事君則不忠治民則無惠或
溺于聲色或溺于貨利惡雖不同皆足以致亂可不
慎與

林氏曰善惡非止于一端而治亂無過于兩塗勤于
為善非必以我之善如彼之善而後可以成其治凡
舉措而得其善者無有不入于治也勤于為惡非必
以我之惡如彼之惡而後乃至于亂凡舉措陷于惡

者無有不入于亂也善惡雖殊而治亂則一為諸侯者豈可忽哉

張氏曰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則天故無私親也所輔者德而已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則民故無常懷也所懷者惠而已詩曰皇天親有德則德為天所輔可知矣經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則惠為民所懷可知矣可欲之謂善可惡之謂惡天下所可欲之事雖不同也要其所同歸則歸于治而已天下所可惡之事雖不同也要其所同歸則歸于亂而已為諸侯者上必

欲為天所輔下必欲為民所懷為善之效既如彼為惡之應又如此則蔡仲者其可不戒之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無垢曰孔子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召公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古語曰行百里者九十里半此言終之難也齊侯其初任用賢臣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驕色叛者九國唐太宗勤勞憂畏身致太平末年浸弛于嫡庶之分不明欲引佩刀自刺唐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求治末年惑于李林甫

播遷西蜀唐憲宗即位之初亦慨然圖治淮西既平
志意驕情服方士之藥以至急躁為宦官所弑此數
君者其初非不美也而執志不堅中道而廢以至困
窮信乎終之之難也此周公之戒所以反復于終之
之說與豈以感激者多銳于初而急于終乎蔡仲始
也發憤為善欲蓋前人之愆誠恐為日滋久怠心乘
之則終歸于殆而已其可不戒耶

林氏曰有國者不難于為可繼之道何則人之立事
無不銳于始而工于初至其中而稍怠則瀟漫而不

振蓋不思其可繼之道故其末必至于斯也惟能盡
戒慎于其始而又思其所為可繼之道則自初及以
所終行之不倦用之有常其效又豈止於旦暮之暫
而不可延于歲月之久哉苟為圖于始而不圖于終
是雖有一時之功而非所以為善後之計其入于困
窮之害也必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無垢曰在己則當盡其職事在四鄰則當致其輯睦
在王室則當屏藩在同姓則當協和故戒之懋攸績

睦四鄰蕃王室和兄弟其事之多如此可謂難矣惟
知有難然後能戒慎則必有以處之懋乃攸績者謂
事事當有成功也睦乃四鄰以蕃王室者謂有叛國
則率諸侯以伐之也以和兄弟者謂同姓之國有未
睦者為睦之也然聰明才智則能事事有功曲盡人
情則能睦四鄰蕃王室和兄弟矣要非戒謹不能也
史氏曰懋勉所立之功則德近乎忠親睦所交之鄰
國則德近乎厚列五等之封環千里之寄孜孜為是
者豈有他哉亦曰尊親而已以蕃王室則至尊者無

憂以和兄弟則至親者有賴尊尊而親親則所謂諸
侯之小者無過于此矣

張氏曰積功之成謂之績則績者非一朝一夕之所
積不能懋之則或至幾成而廢者有矣則績不可不
懋也能懋乃攸績則國治矣然後其于四鄰又不可
不與之睦也小大相比內外相維聘問以時往來以
禮此所以睦四鄰之道在我者能懋乃攸績在外者
乃能睦四鄰然後可以同力協德以為中國之扞蔽
而中國賴之以安矣故繼之以蕃王室蓋王室以諸

侯為蕃為諸侯而不能懋乃攸績睦乃四鄰則中國
無所恃賴而其蕃缺矣睦乃四鄰則睦之而已至于
和兄弟則又相與作為兄弟而無或乖戾者也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
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
荒棄朕命

無垢曰康濟小民無他以我之情自度之足矣我欲
安佚天下豈可使之勞我欲飽煖豈可使之飢寒如
是則能康濟之矣率自中謂取度于我中心也一決

于我中懷又恐其任聰明以亂先王之典法也故曰
無作聰明亂舊章先王以公道治天下不以私意違
人情故為典法以遺後人倘任私意則亂其法矣大
率聰明絕人者好興事功而易憲度蓋恃其聰明以
為前無古人後無作者此周公所以戒也

東坡曰以一偏之言而改其常度非其本心也生于
視聽之不審耳故患常在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而
事無不中矣

林氏曰不循中道之行則矜恃之心易起則未免有

非古之失不致視聽之審則一偏之言易入則未免有敗常之愆何則中道不可不循也惟中道則內有所守而外無所恃聰明雖自我有而未嘗有妄作之意孰肯非古是今而亂先王之典章者乎視聽不可不審也惟審視聽則公心益恃而私意不奪妄言雖欲惑我而未嘗有輕用之失孰肯厭常棄故而更其常行之度者乎為諸侯者苟能盡心于此則其稱職足以慰天下之所望也天子得不深嘉而褒揚之哉張氏曰民勞而未息必推吾仁以康之民難之未釋

必推吾義以濟之然而其身正不令而行則康濟小民之道又在乎率自中也言其所循者中道也自中者言其所用者中道也為人上者能率自中則天下之人不期而中矣

尚書精義卷四十二

宋黃倫撰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無垢曰成王即政淮夷與奄又叛此成王所以新征
之而踐奄也踐滅成王正篇具載此意王者之政其
仁如此何以知之下文云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
將蒲姑則知非滅其社稷蓋使之邇密王室以教之
耳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無垢曰成王見淮夷與奄又叛其意以謂商之諸侯尚多其心不服者頗衆故因凱旋而萬國畏威服義之際作誥以開慰之也

東萊曰多士一篇當時初遷頑民于洛所以作書誥多方是既遷于洛了其後淮夷背叛當時叛不止商民這成王所以歸自踐奄之後遍告天下所以作多方之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林氏曰非商六七君之德無以致斯民雖異代而不
忘非武王周公之聖無以懷斯民使歸心而即安甚
哉武王取天下之易而周公安天下之難也非周公
安天下之難蓋凡民之情當患難而急于安逸既安
逸則思于舊主此勢之所自然也使非周公繼武王
之德維持綏懷之有道則斯民未必不變而為商矣
夫何故自成湯至于帝乙恩澤之在人也深一旦因
于辛紂之虐則求欲脫水火之厄為甚急初不問其

主之新與舊也及夫出水火而奠衽席則商六七君之德朝夕常于存想之間故武庚既叛而奄與淮夷又叛多方之篇非徒及于商之民而又及于四方之民是知當時雖曰歸周而其心未必盡服也周公安得不難哉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林氏曰順天之命則雖小而必興逆天之命則雖大而必廢商有天下而周德以大黜其命非有私意也

在我者謀天之命而在彼者不能常欽承于祭祀而已惟周之所謀者在于順天之命則不欽于祭祀而逆天者周安敢不以天為意而不黜之哉是命也爾四國多方所以共知焉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民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無垢曰天人不遠我之心即天心也我之心正則天之星辰無不循軌我心不出則災異百出矣故若有

仁德則歲星循軌有義德則太白循軌有禮則熒惑不失其度有智則太陰不失其度有信則星辰不失其度苟惟不然則皆變為妖星矣蓋天之星辰必因人事人有是事則天必有是象故經星之外有所謂牢獄即官瓠瓜者皆應人事而為之也何以知之昔漢光武與嚴光同寢以足加于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侵帝座以是知天人不相遠灾祥皆在人君也惟^帝惟降格以桀不敬念社稷故出灾異以儆愆之也又曰人君遇灾異當罪己自責則民心悅矣民心悅

則天意回矣唐德宗窮兵黷武致奉天之難用陸贄之言一為罪己之詔山東之民讀之莫不感涕何則方其黷武之時民雖忿怨一旦罪己必曰吾君悔過矣其心安得不悅乎德宗危而復安亡而復存以其發憂民之言故也又曰帝之命不可以他求在我而已終日檢察有一毫欺于心則自然自艾終不自恕也直至無愧怍處所謂帝也如是圖帝之命豈在染盛豐潔牲肥腍哉無愧怍于中可也何謂民之麗麗者著也凡人念慮之起不麗于善必麗于惡善

者人心所同也然必得君師啟導之開民之善路使
之如是為仁如是為義如是為禮如是為智可也自
非人君率先為善處心積慮無一毫欺于心又烏能
開民之麗哉桀不開于民之麗非所以圖帝命也蓋
民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刑道之以政則免而無恥道
之以德則有恥且格故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武王克商未暇發一號
出一令乃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使天下皆
知賢之可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使天下皆知

義之可慕是皆所以開民之麗也又豈以刑罰率民
哉

林氏曰天之所為視民而已有國者不急于求天而
嘗急急于求民蓋以民之附不附可以卜其天之從
不從也苟惟恃天之有命而不恤乎民欲以謀天命
之長豈不猶却行而求及前人者乎夏桀淫昏荒亂
不明乎民之所附而將圖帝之命宜乎天之所不助
而降罪以聚于夏也

張氏曰天大而遠者也故圖天之命在于開民之麗

開民之麗則帝之所佐者也蓋民之麗者麗乎上也
好惡取舍惟上之從為人君者故當啟迪之導達之
使之主于善而後已今有夏之君乃大淫昏其所自
為者且蔽塞而不通安能開民之麗乎

呂氏曰大抵德之盛能動天惡之盛亦動天德之盛
能動天如所謂格于上下格于皇天是也惟帝降格
于夏是惡之盛亦能動天也天既動威傲愆也夏王
方且大縱逸略無憂民之言這是昏迷不知畏天之
威如此天方傲動他他却為惡愈深不特無至誠憂

百姓之心雖憂民之言亦忘了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
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
邑

無垢曰承民旅衆也桀既內亂不自知已之有善安
能知天下之善孟子見性善俯視天下之人無不與
我同此善者因以性善之說為天下倡使人人皆以
聖賢為歸 又曰夫人內定則外恭辟如形聲影響
之相符也桀既內亂所以不能大進于恭而怠惰弛

慢無所不至矣故放肆于民也 又曰有夏之民果何罪哉因桀內亂不識忠厚廉靖之士故其所欽者皆貪叨憤憤之人貪叨者多刻剥憤憤者多殘虐以刻剥殘虐之人在民之上故食咬民之膏血而不恤也

張氏曰因甲于內亂者崇亂有夏則其亂者外也外亂必自內始故曰因甲于內亂甲于十干為始甲于內亂者自桀而始也

呂氏曰桀方且大降威罰崇長其亂于有夏其亂曰日增長無時而已然桀之所以崇長其惡于有夏者其根本則始于內亂何故其先家道之不正一箇昏縱本根既潰亂自此以出無不亂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無垢曰桀甲于內亂湯能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桀不克靈承于旅湯乃德懋官懋功懋懋賞桀罔丕惟進

之恭湯乃改過不吝桀剝割夏邑湯乃克寬克仁以天理論之桀有必亡之理湯有必興之理其膺顯休也宜哉 又曰天下豈無識義理之民哉識義理則內意誠而心正外國治而天下平然而惟聖人能享用義民之福桀方欽叨憤之民恭不明保享之士豈能久長用義民而多享用賢之福哉 又曰伊尹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是民之所以享者德而已民之所享在德人君保此則天下享之矣惟其恭敬不識義理之人此所以大不能保享下民之道

也 又曰桀既內亂而所欽者叨憤之人所恭者又非保享于民之士君臣同惡相與虐民則凡百所為皆不明于道理之所在矣天下萬事皆有條理桀之君臣一切不曉惟知虐民不亡何待

林氏曰天以天下而命之人君非直與之享無敵之貴無倫之富以為一身之榮也必使之助天以治民而已故必治乎民而得民之心者天必命之不能治乎民而失民之心者天必絕之有夏殄滅而不為天界佑如此之大者非天私惡乎夏而欲滅之也夏桀

之世非獨其君之虐其臣亦虐也

呂氏曰大抵聖人立言本未完備既說民至公總無道便非夏之民又却說民之心本自長要享奉國夏自不能從民願聖人立言無不着一邊既說民心又說君民係屬處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各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無垢曰治亂之道不在乎他在能用君子與不能用君子而已能用君子則治不能用君子則亂此古今不易之道也以此知為人君者初無難事能用君子則內可以正心誠意外可以保國安民而王道成矣桀不用多方義民所欽者叨憤之人所恭者又非保享民之士則其任用者皆小人耳烏能享用賢之福哉湯之興非有奇謀秘術也又非借才于異代也能用多方義民以有天下耳又曰人君之心術不可不正則言脫于口行脫于身四方萬里翕然響應烏

可不謹乎吾一謹其所麗則民不期自勸矣 又曰
桀用刑而民怨湯用刑而民勸何哉蓋其用刑則同
而其用刑之心則異桀不肯開民之麗乃大降罰此
民之所以怨也湯既謹厥麗民宜從之乃不能從則
舍刑不足以齊之矣然其刑之用也使民罔不自知
曰君仁如此而吾乃不仁君義如此而吾乃不義其
罹刑罰也是自取之耳吾之不仁不義致使吾君之
不免于用刑耳烏得而不勸哉故曰厥民刑用勸也
此明德慎罰之意 又曰明德者即所謂慎厥麗慎

罰也雖用刑而不敢易也必省厥躬曰吾之所麗無
失德乎其不率者乃可加之以罰然罰未可遽用及
其過有罪也又將三令五申待其不改而後刑之此
民之所以勸也以致要囚殄戮多罪若不可以為勸
矣然其冒于刑罰者亦必自省曰吾君之明德如此
而慎罰又如此是必我有以取之也雖有頑犷之心
亦不能不勸矣

張氏曰要囚殄滅多罪而克用勸者要囚殄滅所以
罰惡罰惡則惡者畏而姦心息此所以能勸而為善

也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開釋無辜所以宥善宥善則善者畏而良心生此所以能勸而為善也乃勸者自然而勸也用勸者使然而勸也亦克用勸其為勸也勉強而已

呂氏曰湯所麗者一出于正以此勸民天下皆將刑
汰湯無不勸矣故君是源民是流君是表民是影源
清則流清表正則影正自然之理也君所麗者處既
正以勸民而民必法效之無不翕然而勸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乃惟有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無垢曰庸用也釋棄也言非天棄夏也夏自棄耳非
天棄商也商自棄耳何則天即是我我即是天凡我
所念所為無不合于道則日日有天命一念倘不當
道即天所棄也故仰察璿璣之運足以知王政之治
亂亦足以見天心之予奪又曰桀之圖政不能集
于享是民弗歸往也民之心即天之心民弗歸往此

天所以降時喪也天既喪夏則必求能集于享者湯
得所以集于享之道故能間有夏而受命湯亦起于
諸侯故言有邦 又曰桀之所以不集享者以逸而
已湯之所以能間有夏而受命以知集享也以知正
身之道也爾之後王其逸又甚于桀其步驟馳騁傍
徨周浹無非逸樂不義之事所謂紂罪浮于桀者此
也 又曰蠲者潔也烝者進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既正矣則施為綱紀發為標
準垂衣拱手足正天下矣不能蠲潔其身以進于善

則是身之不正也烏能圖厥正乎紂為不善如此必
至于亡國敗家而後已此天所以降時喪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服之子孫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
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
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無垢曰聖垢之相去不啻霄壤之遠而其作聖作狂
乃不出乎一念之頃何其易哉盖念者覺也人本自
聖所以不克由聖者念慮之起苦于不覺方其不覺

之時聖則是狂覺則是聖而非狂矣此克念所以作
聖也夫狂聖之分止在一時之頃則紂之喪宜無日
矣而天之待紂猶周旋于五年之間異其悔悟此何
謂哉盖有商之興賢聖之君作者六七天下歸商久
矣天下之心眷眷于商天其忍遽絕之乎此所以待
之如此之緩也而紂于五年之間心未嘗訟過口未
嘗出悔痛之言一無可念一無可聽者盖我能念天
天亦念我能聽天天亦聽我故曰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天既知紂終不悔過則又求爾多方之能顧天

者故動以威想其當時灾異百出不特儆戒商紂又
求之爾多方之君能開悟顧天者而乃無一克堪獨
惟我周王能以善道承民民斯歸之矣天之聰明自
民聰明民既歸之天命將焉之乎又曰我有德則
能用德故好色則色至好貨則貨至好劔則劔士至
皆我先有以召之也克堪用德則周王先有是德故
能用有德之人耳典者主也有德之人宜為神天所
主今乃反主神天何耶盖君即天耳非其人日月薄
蝕星辰失度神靈不能得安其所惟克堪用德之君

所為所行莫非天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範圍天地之化上下交泰宇宙肅清皆其心術所至此易所謂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則知元后者真神天所賴以為主也 又曰天即是我我得此理知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如是而為禮如是而為智則出一言一舉足無非仁義禮智之善其心豈不泮渙優游泰然其日逸休乎所謂休者非自外來吾心安處耳周王所以大受商命而正爾多方也

張氏曰惟聖罔念狂者所謂舍則亡是也惟狂克念作聖者所謂操則止是也莫非聖也故天縱之將聖聖之出乎自然者也曰睿睿作聖聖之出乎修為者也然則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豈非修為而然乎然則紂之無道而至于滅亡者其以有聖之道而罔念故也

呂氏曰聖狂本無定名亦無限隔聖之與狂只在念與不念須知其本無定名豈有定名總罔念便是狂狂豈有定名總克念便是聖周公言此兩句蓋謂紂

之為惡固已入于狂矣紂若能一念安知紂之不惟
聖 又曰武王能善承于眾夏商之所以亡只是弗
克靈承于旅周之所以興只是能靈承于旅以此知
民為貴社稷次之克堪用德言武王能堪用德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
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我周王享天之命

無垢曰古人化人全在一身之正故曰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以成王之賢周公之忠聖如此宜不言而喻今紛紛
如此不服者多方之罪也其不服而致我多誥者乃
多方之罪非文武周公之罪也 又曰夾輔也介其
助也又治也爾何不忱信寬裕夾輔我介助我致周
王之治而享天命乎言又我周王者多方不安則周
欲治不可得也其能享天命乎

呂氏曰大抵殷民初所變亂者只為他不信天命不
信周家之盛德只是有變舊之情不克而大之不去
大規模上看所以如此故周公所以勸殷民信周家

而又寬大其心耳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
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無垢曰居爾舊宅畋爾舊田與在商無異汝何不順
王廣天之命乎天命在我而爾不忱信不寬裕不夾
不介不乂我則不能長久保爾宅畋而田而自狹隘
天命爾若不順我我將誅汝汝其能居爾宅畋爾田
乎曰享天命熙天命者天命已定止享熙未能何者

多方不享成王亦不享多方不熙成王亦不熙多方
未乂成王其能安乎今爾常在不靜處蹈行故紛亂
不靜者皆由爾心之未愛無顧藉愛惜之意是爾大
不安天命是爾大棄天命豈他人累爾哉

張氏曰宅爾宅者言不失其所居也畋爾田者言不
失其所食也今爾多方之尚宅爾宅畋爾田則我周
于汝非故虐之也然爾不能惠王以熙天之命是汝
之過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
不康寧乃惟爾自速

無垢曰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至于再至于三若三監
淮夷商奄之類是也我諄諄告戒如此再三不從不
用我降命將我大罰殛汝矣然則豈周欲擾民哉爾
自召之耳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
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
爾惟和哉

無垢曰責有方多士暨商多士與胥伯多正之在上
者當率其下也。想當時多士有從周者有不從周者
從周者少而不從周者多。故雖有在上之人自能從
周而異謀者尚衆。上之人亦未能率其下。率其家也。
故當時所以為異謀必有倡之者也。然亦有不由倡
而自為之者。所謂自作不和者。不由倡而自為之者
也。

呂氏曰周公告有方多士。今爾奔走臣我已五年矣。
猶未自安寧。先儒說遷殷民于成周五年無罪再使

還舊土不見此意只是遷頑民必已得五年事何故
既遷殷民于洛邑了自後淮夷奄叛成王既伐淮夷
奄而歸到這裡已經涉得五年了監是長民之官也
今而奔走臣我已自五年今當安穩何故到而今爾
也未安于我周

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
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
自時洛邑尚永力政爾田
無垢曰夫凶德之人其才足以為亂而其勢力又能

使人不和為之長者不當忌之當有感化之耳其所
以至于不恤者亦由上之人無以化之反忌之故也
又曰東坡謂服凶德者在于欽和蓋欽則不慢和
則不暴夫人而遠暴慢之心則其溫恭和樂睟然見
于聲容氣色之間彼凶德之人雖有悖傲作亂之心
見如此亦必自為之感化矣此率下之道也

臨川曰已能克享以和勤則何忌乎凶德哉君子忌
吉德小人忌凶德而悔吉德

張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爾

罔不克臬所以修身者也爾室不睦爾惟和哉所以齊家者也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所以治國者也夫父子兄弟之間不能相與以睦則爾不可不和之也洪範曰汝弗能使有好于爾家時人斯其辜然則將克明爾邑則爾室不可不和之也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無垢曰昔者多士共為凶德豈可使之在朝廷哉若其率化如此則我當開簡賢者使居王庭委任爾以

事矣豈特委任以事當尊顯之使居大臣之列此告之以不終棄也

張氏曰天之所以畀汝者錫之以福也天之所以矜汝者閔之以仁也非特天畀矜爾我有周亦大介賚爾蓋人君之賞罰亦順乎天者也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所謂大介賚爾也大介爾如所謂佑賢輔德是也大賚爾如所謂錫之山川土田是也夫名器者天下之公也聖人何私于其間哉所聽用者惟德而已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
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
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案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缺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
敬于和則無我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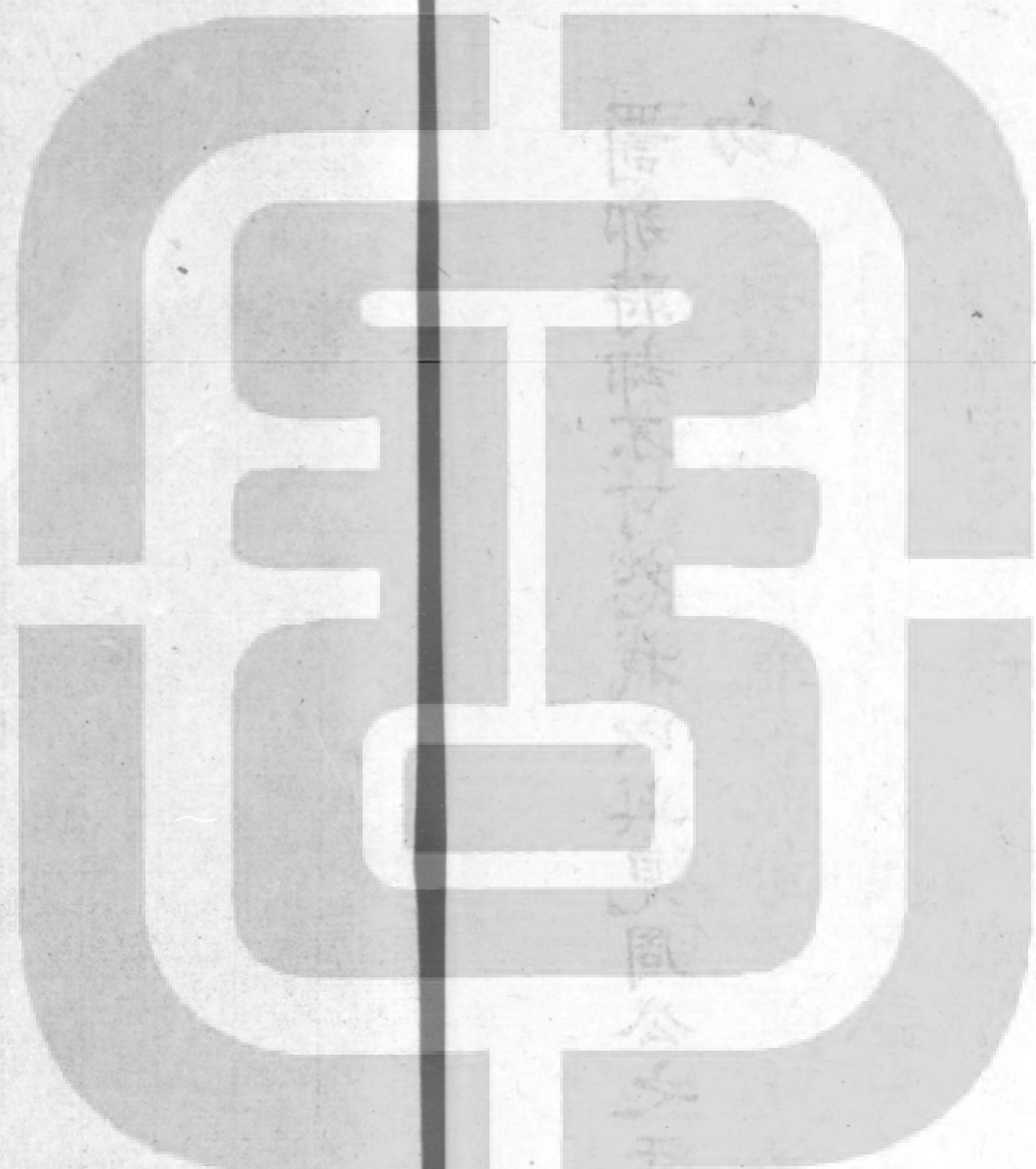
無垢曰此篇皆以商人不肯從周而作而其所以稱
天者無慮二十而稱帝者五蓋欲使商人知周之所
以受命者非有意于取之也天之所命我周不敢違
也夫以我周猶不能違天命爾多士能屑播天命乎

又曰東坡以又曰為他日甚善夫使我致天之罰
皆由爾初不能欽和以化凶德使轉相率化則其自
取天威非我咎之也故曰則無我怨夫桀無道而湯
受天命紂無道而周受天命是或一道也商湯受命
之初豈無夏之多士哉而下不聞有一人違命上不
聞有告戒之辭今周王于此獨何為辛苦丁寧諄復
誨諭之切耶豈文武之劣于湯而今之多士非昔之
多士耶曰是不然有商與夏自不同也夫夏自大禹
揖遜而得天下而啟繼之至少康而中興他無所聞

焉有商之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仁恩德澤固結于
民心者為已久故以諄諄告戒猶或不從雖曰其頑
可罪然亦可以見憲主之意

呂氏曰大抵殷民之失其初已多周公到這裏乃說
此乃爾之初殷民乃從三監而叛成王既伐三監而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亦是殷民之初到此人情猶
未足烏有所謂初論來殷民已屢失其初周公却到
這裏與他赦過宥罪再與他起頭說而今正是爾起
頭為善時節若自後更不能親睦王室到得後來被

切 罰那時却不可怨我以此見周公之于民尤惇篤懇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